

# 早期留美生趣聞

——繼續指出國中國文的謬誤

張谷

中外雜誌第十三卷第一期，刊登筆者所著之「容闈，蒲安臣、詹天佑」一文，即已指出國中國文第二冊「詹天佑」一課中，錯誤之點三處，茲再撰「早期留美學生趣聞」，續予指出國中國文「詹天佑」一課錯誤多處，希望有關當局賜予注意。

## 笑指為中國女孩子

為期最早的中國留美學生之一詹天佑，時候不但很聰明，而且很早就顯示出他對機械工程方面的興趣，他七歲入塾啓蒙，平時最喜歡的遊戲是擱弄泥土，製造模型玩具，他童年的愛物是



我國最早的留美學生之一詹天佑

各式各樣檢來的機器零件。那時候，他父親詹與洪已經在南海結交了一位好朋友南海人譚伯村。

譚伯村非常喜愛詹天佑，認定他將來必成大器，而且他的眼光也比詹與洪看得遠，因此，當他獲知容闈抵港，招考幼童赴美肄業，他立刻便去知會了詹家兩父子，尤其竭力慫恿詹與洪准許詹天佑前往應試，詹與洪捨不得愛子遠離膝下，飄洋過海。譚伯村爲了力促其成，他在一再督促之餘，申言願將他的第四個女兒，許配給詹天佑爲妻。使詹與洪深感他的情誼誦舉，方才點下了頭來，讓詹天佑在十二歲那年，考取了首批留美幼童的技藝一科。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三月十五日，便即別堂上，離家遠行，跟着容闈和其他的幼童，從香港搭乘輪船到上海。

三月二十八日，詹天佑一行抵達上海，立即進入上海公局所設的預備學校，攻讀中文和英文。六月上旬，出洋局副委員容闈三度赴美，預爲佈置，中國首批官費生的放洋

## 筆者謹誌

日期，已經訂爲當年的七月初八。行前，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特地照會美國駐華公使，請他轉達美國國務卿費雪（Hamilton Fish），對中國首次派出的留學生加以優待。美國駐華公使旋即覆函李鴻章，盛讚中國派遣幼童赴美肄業，必可使中美邦交大爲增進，他很熱情的自動表示，他將促請美國輪船公司減半收費，以示歡迎之忱。可是，李鴻章却認爲中華泱泱大國，無須省這幾文小錢。他很得體的回信道謝，並且表明他祇希望美國輪船公司沿途妥爲照料這批中國幼童，至於船票折扣，倘無先例，實不便因貴公使之盛意而使輪船公司蝕本。

美國國務卿費雪在接獲駐華公使的報告後，迅即訓令駐華公使，囑即轉知李鴻章，表示深願盡力相助。同時，美國駐華公使又向費雪提供一份備志錄，力陳他對於中國派遣留學生一事，深感快慰，認爲此係中國維新之伊始，並且再度要求美國政府特別優待這一批中國學生，將來必可增進美國在華的利益。——由於此一交涉，可見

當時中美雙方對於幼童留學美國的重視。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七月初八日，陳蘭彬率領首批幼童官學生，自上海啓碇，先到日本橫濱，再換船直放美國，他們一行是在舊金山踏上美國國土的。到舊金山後，再轉車前往美國東部康乃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特（Hartford），容閱已先在那兒等候。康乃狄格州州長特派該州的教育局長諾斯拉普B. G. Northrop，負責妥善照料一切。容閱母校耶魯大學的一位名教授詹姆斯·哈德里James Hatley，也義務協助，貢獻意見。經過雙方再三商議，一致認為：三十名幼童應以二或三人為一小組，居住在學校附近的美國人家庭裏，由中國駐洋局支付食宿費用，先使幼童能够適應美國的生活習慣，可以直接聽講，然後再佈置入學。因此，在康州教育局的大力協助之下，向哈特福特的民家，發出了容納中國幼童寄宿的要求。

由於美國官方的協助，和美國人對於中國的真誠友誼，通告發出以後，竟有一百二十二家美國人自動應徵，深以接待中國幼童為榮。然而事實上所需要的寄宿人家，充其量也不過十五家而已，這是美國人對中國留學生第一次表示懇摯熱烈的歡迎。經過康州教育局長、哈德里教授、陳蘭彬和容閱共同選擇，方使三十名幼童，都住進了智識程度較高的教師、醫生和牧師家中。

三十名腦後垂着長辮，身穿寬闊長袍馬褂的中國男孩，一旦湧入了哈特福特城，頓使全城都為之轟動。從沒有見過中國人的哈城市民，根本就認不出他們究竟是男生，還是女生。因此，一

直到詹天佑他們入學以後，美國同學還開頑笑的稱他們為中國女孩子。

### 成績優異揚眉吐氣

綜上所述，可證時今中國國文第二冊「詹天佑」一課，課文中的「同治十一年，滿清政府選派各省聰穎子弟往各國留學，他被選中了，跟著留學監督到了美國，年紀纔十二歲。」以及「註釋」中的第五則：「留學監督，是駐在外國監理留學生的官員，那時，正監督是區良謬，副監督是容增祥。」其中錯誤層出不窮，顯與史實不符。除了第四處大錯，選帶詹天佑等三十名幼童赴美的「監督」錯成了區良謬，「副監督」錯成了容增祥之外，還有六處不能不予更正的錯誤，是即為：

第五處錯誤：滿清政府並非「選派」聰穎子弟留美，而是經過招考，訓練以後再予挑選。

第六處錯誤，則在選派「各省」聰穎子弟一語，事實上在曾國藩、李鴻章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一八七一年九月三日）所訂的「挑選幼童前往泰西肄業章程」裏，先就指明了要在「上海、寧波、福建、廣東等處，挑選聰慧幼童。」原奏摺中也彰明昭著的說明了「擬派員在滬設局，訪選沿海各省聰慧幼童」，所以後來錄取的幼童俱屬魯、蘇、皖、閩、粵五省，而以廣東一省佔二十四人之多，具見這次挑選並非全國「各省」一體舉行的，否則，豈不是上列五省之外，其它省份連一個「聰慧幼童」都挑選不出來了嗎？

第七處錯誤，係「留學監督」的官銜，在當

時尚屬子虛烏有，陳蘭彬和容閱的職銜，應該是清廷所授予的「奏派選帶幼童出洋事宜」正委員和副委員，或者簡稱為「駐洋局」正委員副委員，或出洋委員、副委員。因為這是載諸於清廷官文書中的。

第八處錯誤，尤在注釋五中「留學監督，是駐在外國監理留學生的官員」，照曾國藩、李鴻章迭次的奏摺，出洋委員、副委員的職掌是「至（將幼童）帶赴外國，悉歸委員管束」，「常川駐紮美國，經理一切事宜」，換言之，則赴美幼童一應管教養衛、衣食住行，都由正副委員負責，決非止在於「監理」而已。

第九處錯誤，尤其嚴重，課文中謂：「滿清政府選派各省聰穎子弟往各國留學」，實則在一百年前，唯一和我國訂有交換留學生條約的只有美國一國，此所以前後四年四批幼童都是到美國去留學的。李鴻章的「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頭一條便有如下述：

「一、商知美國公使，照會大伯爾士頓，將中國派員，每年選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書院肄業緣由，與之言明。其東脩膏火一切，均中國自備，並請俟學識明通，量材拔入軍政船政兩院肄習。至赴院規條，悉照美國向章辦理。」

這怎麼能說「往各國留學」呢？——附註：所謂大伯爾士頓，即英文總統President的音譯，清代又曾譯為伯理羅天德。

第十處錯誤，厥為「他被選中了」，正確的說法，應為「他考取了。」

國中國文第二冊「詹天佑」一課第二段，出

現了一項不可有恕的大錯，使得頌揚詹天佑爲「留學生的典型」的一篇文章，反倒成爲厚誣先賢了。這一段的原文如次：

「詹先生在美國留學十年，起初進的威士哈芬學校，五年後考取耶魯大學，修習土木工程和鐵路建築，直到光緒七年回國，已經是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了。」

問題在於，公元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以前，美國最古老的耶魯大學修業期間祇有三年，而在一九二二年以後方始改爲四年制。唸三年制的大學竟花了五年的時間，那麼詹天佑也就不成其爲如今萬萬千青年學子的榜樣，「揚眉吐氣」的典型留學生了。

### 我國第一位工學士

事實上，則詹天佑在美攻讀十年，他的學業成績非常優異，有一連串足爲國人爭光的紀錄。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他十三歲時，就考進了西哈芬鎮（West Haven, Conn.）的海濱男生學院（Seaside Institute for Boys），而非非威士哈芬學校，因爲西哈芬是個地名，海濱男生學院是私立的，係屬預備學校性質，創設目的在於教導南美洲各國和中國幼童唸英文並瞭解美國風俗，公元一八七八（光緒四年）即已停辦。詹天佑在學校裏課業進步很快，他不久就能直接聽講，毫無礙難。課餘之暇他便到設在哈特福特哥林斯街（Collins Street, Hartford, Conn.）的中國留學生管理中心去攻讀中文。他在海濱男生學院讀到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亦即第三年上

駐洋委員陳蘭彬、副委員容閱被清廷派往祕魯、古巴調查各該地招募華工情形，陳蘭彬急欲回國，一再奏請清廷另行派人代理，不久，陳蘭彬由清廷派充駐美日秘三國正使，其中所謂之「日

」係指西班牙，而非日本，容閱也被派担任副使，但是容閱雅不欲放棄他作育英才的計劃，他竭力請辭，經清廷允准他繼續管理留學生事宜。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容閱十六歲，他就升入紐海芬市（New Haven, Conn.）的希爾豪斯高等學校 Hillhouse High School，在校期間他不但品學兼優，尚且喜愛運動，成爲我國最早的棒球員之一。在光緒元年到二年之間，由於陳蘭彬和容閱相繼膺任新職，駐洋局的正副委員換了新人，起先由歐岳良和內閣中書容增祥繼任，容增祥係於一八七五年抵美，爲時已在陳蘭彬、容閱率領第一批幼童抵美的三年以後，他們是在第四批幼童，亦即最後一批到達美國後，方自國內啓程前往的。

光緒二年秋，駐洋局的正委員又換了頑固守舊的吳惠善，吳惠善對於四批幼童的日趨洋化大不以爲然，此公官架十足，官廳奇大，到美後便將一百二十名留學生一齊召到華盛頓中國公使館，由他親臨致訓，由於留學生不肯向他行跪拜禮，使他的一位幕僚金某勃然大怒，指責留學生適異忘本，目無師長，縱使成材亦不能爲中國所用。從此吳惠善和容閱，以及全體留學生形成對立狀態。他非議容閱管理不嚴，過於被縱，致使留學生行動自由散漫，不敬尊長不讀中文，改裝去辦入教者比比皆是。他對留學生的要求一再批駁

，讓容閱居間調停爲難已極。雙方感情惡化，最後的結果是吳惠善奏准清廷，從第四批幼童放洋後便不再挑選幼童放洋了。

但是已經在美就讀的留學生，課業一仍繼續，美國的高等學校相當於我國新學制的中學，勤奮不懈的詹天佑却只能只唸三年就以優異成績畢了業。時在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他很順利的考取了耶魯大學工學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Yale University），習土木工程及鐵路工程，他的導師是寇蒂斯教授（T. W. T. Curtis）。當時，首批赴美的三十名幼童之中，考進耶魯的就只有詹天佑和歐陽廣二人。

在耶魯就讀時期，詹天佑以算學一科獨擅勝場，三年之內他曾兩度榮獲算學成績優異獎。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五月，詹天佑在耶魯唸完三年如期畢業，獲得土木工程學士學位（Ph. D. in Civil Engineering），他的論文題目是：Review of Large Wharf Crane。

清廷預計幼童留美肄業的期限是十五年，外加兩年的游歷時間，可是詹天佑只花了十年時間即已完成學業，縮短了三分之一。同時，當光緒七年五月，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聽信吳惠善的一面之詞，下令將全部留學生一概遣送回國，一百二十名幼童裏面，也祇有詹天佑和歐陽廣兩人唸完了大學，此外還有六十名猶在大學階段，不得不半途而廢。又有譚耀勳、潘銘鍾等三人不幸在美逝世，另有十人拒而不返，二人先期歸去，所以由容閱帶領回到國內的只有一百另五人。

## 修條鐵路驛馬拖車

這一百多位首批官費留學生，回國後多在鐵路、礦場、電務、海軍、海關，和外交界担任相當重要任務，其中不乏知名之士，對於中國的新興事業有很重大的貢獻。最出名的除詹天佑外，還有民國首任國務總理唐紹儀（第三批）、担任過外交總長的梁敦彥（第三批）、担任交通總長的梁敦彥（第一批）。據統計，一百零幾位首批官費留學生服役海軍的有十七人，其中之二當到海軍上將，七人英勇殉職，服務電信事業的有十五人，鐵路工作者十四人，外交界十三人，政府機關十二人，經營私人企業者十人，礦務六人，醫師四人，教育界三人，在我國駐美領事館工作者二人。他們的卓越成就，當使爲此盡瘁十餘年間的容閱深感安慰。

國中「詹天佑」一課的第十一處錯誤，是將西哈芬地名當作了校名。第十二處錯誤是略掉了他曾在希爾豪斯高等學校唸過三年，直到畢業。第十三處錯誤在於「五年後考入耶魯大學。」實則應爲七年後。第十四處錯誤尤將詹天佑唸耶魯的時間由三年錯成了五年，第十五處錯誤是不曾提到他在耶魯畢業而且得了學位。再接下來，第十六處錯誤是他回國後被清廷派到福州船政局練習，而非課文中所謂的「船政學堂」。第十七處錯誤爲注釋第十四則所謂：「伍廷芳、字秩庸，廣東新會人，我國早期的外交家」。其實，伍廷芳是廣東香山人，他是 國父的小同鄉。第十八處錯誤是伍廷芳早年留美，獲法學博士，

先在香港任律師，後始出使英美，任津榆鐵路總辦，他是民國首任司法總長，又曾當過軍政府總裁，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第十九處錯誤是京張鐵路全長三百七十里，而非課文所說的「三百五十多里」，第二十處錯誤是八達洞全長一〇九一·一八公尺，非如課文所謂的三千八百餘尺。第二十一點錯誤，則爲課文所述詹天佑之死，有謂：「不幸他受不住北方嚴寒氣候的打擊，夙疾復發，祇有南歸就醫，四月二十日回到漢口私寓，家屬把他送入仁濟醫院。然病根已深，終於無法挽救。」

回溯到光緒七年（一八八一），詹天佑二十一歲，已在耶魯大學畢業，迫於清廷之命，由容閱率領回國。清廷花費了一百餘萬兩紋銀，一百二十名幼童之中，完成學業的不過兩人而已。離哈特福特，過舊金山，在候船返國時期，詹天佑他們一時興起，組成了中國第一個棒球隊，和舊金山的奧克蘭隊（Oakland Baseball Team）舉行了一場友誼賽。這個中國空前未有的棒球隊隊員共祇九人，他們的陣容是投手梁敦彥、隊員詹天佑、蔡紹基、鍾俊成、吳仲賢、黃開甲、陳鉅溶、鍾桂攀、和鄭榮鍾。

容閱率領一百餘名留學生回到上海，由清廷官員分發工作，詹天佑得了耶魯的土木工程學士學位，專長是鐵路工程，然而，早在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英商開始修築滬甯鐵路，次年五月初十舉行全段通車典禮，但却被當地民衆竭力反對，不久有一位士兵被火車碾斃，於是輿論大譁，引起重大交涉，終由我國備價收回，立予拆毀。

光緒五年（一八七九）開平煤礦請准清廷建造一條運煤鐵路，其後又被清廷收回成命，計劃因而擱置，翌年清廷又批准了開平煤礦唐山礦區至胥各莊築路之請，却是嚴禁使用機車，從而在中國出現了用驛馬拖火車的世界奇觀。這一條全長九公里的鐵路從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五月十三日（陽曆六月九日）正式興工，十一月大功告成，時在詹天佑回國以後，是爲我國正式有鐵路之始，全以驛馬代替機車爲動力。在這種情形之下，縱使詹天佑學有專長，也難免英雄無用武之地。

## 中法之戰成了英雄

所以，返抵上海後，他和十五位回國留學生，被清廷派到福州船政局練習，船政局係由左宗棠奏准創設，主要目的在試造輪船。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左宗棠調補陝甘總督，他奏准清廷派丁憂在籍的前江西巡撫沈葆楨繼任總理，沈葆楨乃在船政局之下設立一所水師學堂，訓練海軍將士駕駛輪機人才。詹天佑一行到福州船政局報到後，由於學非所用，整日無所事事，詹天佑便自動請求改派到水師學堂去，他跟着「一位英國教官泰勒（Taylor）學習駕駛，這才正式成爲水師學堂的一員。」

翌年（一八八二）六月，詹天佑牛刀小試，游刃有餘，在水師學堂考了個第一名，由清廷賞給五品頂戴，十一月，又派他到一千三百五十噸，時速十五點五海浬，有砲十八門，船員計一百三十人的揚威兵艦服役，揚威是光緒七年新購置的一艘巡洋艦，詹天佑在艦上不到一年，又被調

回水師學堂教授英文和駕駛，一直到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五月中法役作，法國東京艦隊司令孤拔蓄意摧毀我國的馬尾船廠和南洋艦隊，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在接連兩天的大風雨後天氣放晴，孤拔突然集中艦隻，發動猛攻，在這一仗裏，二十四歲的詹天佑終於賴其奮勇，建立殊勳，從而使他受知於新任兩廣總督張之洞。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時五十分，孤拔集中了他麾下的一萬四千五百十四噸級的軍艦八艘，兩艘水雷艇，在馬尾港外耀武揚威，一時五十六分時，孤拔的旗艦「林斯號」(Lynx) 驟然發砲，我方的振威號立刻還擊，然而，雙方砲戰才一分鐘，我方旗艦揚武號已被擊中起火燃燒。當時詹天佑和他的留美同學黃季良、吳其藻等都在揚武號上，他們自動担任砲手，在艦隻將沉未沉之際，猶仍繼續向法艦開砲猛轟，俄而火勢越來越猛，揚武號的管帶（艦長）下令學生從速離船，詹天佑方始縱身入水，他在砲火連天，火花四濺中依然保持從容鎮靜，一連救起多人。福州一戰，船政局和南洋水師誠然損失殆盡，潰不成軍。可是詹天佑的英勇事蹟却為七月初五上海晉源西字報所刊出，事為兩廣總督張之洞所知，他對這位留美十年學成歸來的青年才俊大為激賞，延聘他出任廣東博學館教習，兼廣東海圖水師學堂教習，是年十月，詹天佑離開福州，逕赴廣州就任新職。翌年，張之洞又商請他代為測繪廣東沿海形勢圖，這一項繁劇的工作，他終在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他二十六歲時完成。

繪成廣東沿海形勢圖後，正值張之洞將設於

長洲，亦即後之黃埔的博學館改為水陸師學堂，規定水師學堂習英文，陸師學堂習德文，聘請洋教習三人，漢教習十一人。詹天佑順理成章的身為十一位漢教習之一，他在廣東水陸師學堂教英文。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詹天佑二十七歲，他在廣州和父執譚伯村先生的四女完婚，譚伯村慧眼識人，果然得了位乘龍快婿。

婚後的詹天佑，大有時來運轉，剝極而復之勢。中國的鐵路工程，在重重阻撓，波折橫生之中，採迂迴曲折的路徑作蝸步式的發展。先是，光緒八年（一八八二），築成中國第一條鐵路的開平礦務局英籍工程師金達 C. W. Kinder 利用開礦機器的舊鍋爐，改造而成一輛小型機車，行駛於唐山與胥各莊的九公里鐵路間，取代拖火車的騾馬，干違了清廷的禁令，却也獲得清廷的默許，中國終於堂而皇之的有火車了。

然後，在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金達求謁李鴻章，向他面陳鐵路的便利迅捷，建議展築唐山——胥各莊段。李鴻章深然其說，全力支持，於是遂由官商合辦的方式，組成了開平鐵路公司，推任廷芳為總理，經理一職則由唐廷樞担任。新成立的開平鐵路公司首將開平煤礦所築的唐胥段鐵路加以收買，再增加資本，決定將唐胥段展築到蘆台。這一個計劃，終於翌年（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宣告完成。

### 首度使用壓氣沉箱

於是，到了光緒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一八八七年三月十六日），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大臣奕

譔，——慈禧的小叔兼妹夫，光緒皇帝的本生父，會同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上奏，力陳：「鐵路之議，歷有年所，毀譽紛紜，莫衷一是。臣奕譔向亦習聞陳言，嘗持偏論。自經前歲戰事，復親歷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談，與局中實際，判然兩途！當與臣李鴻章、臣善慶巡閱之餘，屢經講求。臣奕譔管理各國事務衙門，見聞親切，思補時艱。臣曾紀澤出使八年，親見西洋各國輪車鐵路，於調兵、運餉、利商、便民諸大端為益甚多。而於邊疆之防務，小民之生計，實無危險窒礙之處。近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於此事更加留意，探詢所聞相同。現在公同酌核，華洋規制自古不同，鐵路利益雖多，若如外洋之遍地皆設，縱橫如織，不惟經費難籌，抑亦成何景象？至調兵運械，貴在迅捷，自當擇要而圖，未可執一而論。……」

我嘗以為，這是我國鐵路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獻，因為奏摺一上，旋即得旨：「允行」。清廷允准了奕譔、曾紀澤之所請：「由閩莊接修鐵路至大沽北岸八十餘里，均在大沽、北塘之後，距海岸尚數十里，實無危險之慮。惟須籌出養鐵路經費，庶可持久。所請由大沽至天津百餘里之鐵路逐漸興造，洵為挹注良法。於軍旅、商賈、兩有裨益。平時藉資拱衛，遇事便於援應。即戰陣偶不得力，祇須收回輪車，拆斷鐵路，埋伏火器，自不慮其衝突。臣等共同商酌，擬請照依該司道、營局各員所請舉辦，仍交開平鐵路公司一手經理。……」

就由於海軍衙門奕譔、曾紀澤的這一本奏摺

上達「宸聽」，奕譞、曾紀澤請築鐵路有以鞏固國防，終獲清廷允准，並且指令直隸總督李鴻章迅即籌議進行。於是，李鴻章方始能够了無顧忌，大刀闊斧的進行築路，他決定把開平鐵路展築到天津，尤將開平鐵路公司擴充為中國鐵路公司，改為官督商辦，並且預定資本額為銀二百萬兩。中國興築鐵路，至此方始清除官方的最大障礙，一變而為合法的切要之舉。

因此，到了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詹天佑二十八歲，他方始得能向國人貢獻所學，施展胸中抱負。中國鐵路公司總理伍廷芳敦促詹天佑離粵北上，出任該公司工程師。當時，中國鐵路公司的總工程師是金達，詹天佑有真才實學，備受金達的欽重，他和金達合作得相當愉快。是年三月，唐（山）胥（各莊）九公里長的鐵路通到塘沽，七月直達天津。其中，塘沽——天津段的築路工程，正是由二十八歲的詹天佑一手包辦的。所以，當天津市民第一次看到火車，塘津段鐵路告成，那一天是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九月初五，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親自蒞臨勘驗，那真是萬人空巷，盛況空前。更值得令人興奮的是，與此同時，北段展築工程，亦已通抵開平古冶。這一個中國鐵路公司確實大有可為，祇不過，礙於資金短絀，而獲致的成就僅此而已。

就在這一年上，詹天佑得子，他的譚氏夫人一舉得男，是為詹天佑的長子，取名文珽，長大成人以後，婚於蔡氏。

從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到光緒二十年（

一八九四），詹天佑都在中國鐵路公司服務。十四年他負責唐山——古冶段的展築工程，並且如期完成。是年李鴻章奉派督辦關東鐵路事宜，兼籌關內、關外兩段鐵路，詹天佑自然而成爲他的得力助手。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詹天佑三十歲，譚氏夫人給他生了一個女兒，後來嫁給了王金職。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詹天佑三十一歲時，他仍在關東鐵路段担任工程師。但是李鴻章却因爲山海關駐有軍隊，向清廷建議迅速築路通到關上，從而他在山海關設立北洋官鐵路局，總工程師一職由金達陞任。詹天佑則繼續在關內担任展築鐵路工作，翌年（一八九二），路軌已自唐山舖到灤縣，他曾用壓氣沉箱的方法建築灤河大橋橋墩，在國內尙屬首度使用。

### 徐世昌曾為他立碑

詹天佑在國內築成的鐵路，計有北寧路的津蘆段（從天津到蘆溝橋），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調任錦州段總工程師，築就了中後所至新民段，和溝幫子到營口的九十一公里支線，並且從溝幫子展築到大虎山，方因庚子拳亂外人武力干涉而中輟，關外築路受阻，詹天佑又應邀南下，由他負責主持，築成了全長三十六公里的萍醴鐵路。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他根據辛丑

和約善後公約，從帝俄手中爭回北寧路關外段的主權，使關內外恢復通車。同年他又在四個月的短促期限之內，築成由高碑店到梁格莊的新易鐵路，又稱西陵鐵路。清廷諭功行賞，加他以四品

知府銜。新易鐵路係由詹天佑担任總工程師所獨力完成，他是我國出任鐵路總工程師的第一人，時間猶在京張路興工的前四年。

由於新易鐵路的如限築成，和關內外鐵路的逐段竣工，使詹天佑聲名大噪，舉國皆知，各線鐵路爭相延聘。當新易鐵路完工後，詹天佑的父親詹興洪在南海病逝，詹天佑聞耗大慟，匍匐奔喪。他在南海誕生地住了一段時期，剛好有廣東籍的僑商張煜南等，籌資興辦潮汕鐵路，由潮州通往汕頭，他們久聞詹天佑的大名，請他担任顧問，詹天佑順便走了一趟汕頭，代爲籌劃一切。後來又因責任心重，在奉召北返之前特地抽出兩個月的時間，再赴潮汕二地督導工程進行，終使潮汕鐵路順利築成。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詹天佑奉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之命，離南海北上直抵河南，查勘道清鐵路，從道口至清化鎮那一條平漢支線的帳目及工程情形，以便我國備價和英國福公司（Peking Syndicate）收回。途經上海，又被滬寧鐵路，亦即往後的京滬鐵路延聘，担任顧問工程師。就在這一年，清廷以詹天佑接收關外鐵路出力甚多，特地予他道員選用。

詹天佑是在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奉派踏勘京張鐵路的，據「京張鐵路工程紀略」所載他在踏勘完畢以後所作的報告，從北京到張家口按照驛站旅程計算應爲四百二十里。由詹天佑所勘定的鐵路路線全程則爲三百六十里。這三六〇華里的鐵路計分下列三段：

第一段：由北京城外的豐台車站到南口，全

長一百另四華里。

第二段：從南口到岔道城，全長三十三華里

第三段：自岔道城經懷來、宣化、到張家口，全長二百二十三里。

不過，當京張鐵路全部竣工，它的實際里程却為三百七十華里。此一里程根據係採自民國八年七月北政府總統徐世昌為詹天佑所撰的碑記，徐世昌曾在碑記中特別強調詹天佑築成京張鐵路「古所未有」的千秋偉業，茲摘其一段原文如次。讀此一段，即可知京張路工程之艱鉅，以及詹天佑的辛勤努力，卒於竟此大功：

「……其充工程師則為津蘆、錦州、萍醴、新易、潮汕各鐵路，最後任粵漢川漢鐵路督辦，而以京張路工為尤著。京張路者，自京師達張家口，長達三百七十里。南口以北，崗巒重疊，溪澗紛歧，地險而工艱。出居庸關，八達嶺橫於前，其上則為古長城，峭壁百尋，驚心怵目。君初履踏勘，擬由石佛寺向西北行，須鑿洞六千餘尺。其後乃改由東面斜行，就青龍橋施工關峽，僅鑿洞三千五百餘尺耳。當是時，君所攜習工程者僅二人，晝則躡足登山，夜則繪圖計工，無一息之安，既而其二入者或以事他調。議者竊以為我國人未有能當此任者。君益冥心孤往，不以無功而少弛其志。凡八月而山洞成，四年而全路告成。開車之日，王公士庶及東西人士觀者數萬，咸嘖嘖稱爲古所未有。時余方任郵傳部尚書，親覩其盛，實君生平莫大之榮譽也。君之督辦漢粵川鐵路也，國人以所信君於京張者策功之必成，日夕數望。君已先成湘鄂之武長一路，及漢宜路之首段，而君遽以民國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歿於漢上，年五十九。其遺呈三事，語不及私。知與不知，罔不嗟悼。鐵路同仁請於八達嶺鑄立銅像，以志景行，予故舉其犖犖大者，著之於碑，以昭邦人而風異世。……」

### 辛亥起義官降一級

京張鐵路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九月初四日正式開工。十二月十二日，從豐台起始鋪軌興築，那第一口道釘，係由詹天佑親手釘下，以留紀念的。

三年零八個月以後，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五月十七日京張鐵路舖軌已達張家口，全線通車。八月六日清廷派郵傳部尚書徐世昌、侍郎沈雲沛、汪大燮俱赴張家口驗收，然後再在南口車站搭起綵棚，補行通車典禮。王公士庶、中外來賓，不期而至者達數萬之衆，真是人山人海，盛況空前。徐世昌曾即席致詞，當着許多外國來賓，他洋洋得意的說：

「……然而今日之會，嘉賓賁臨，竊謂非尋常鐵路工竣開車之比者，蓋斯路奏明由中國籌款自造，而工程亦全用華員經理，絕不借才他邦，此爲本路特異之點。溯自光緒三十一年九月開工，迄今閱時四載，幸能觀成。方路工經始以來，外人議者咸以爲吾國工程師不若歐美，因預料全工之不克竟成，幾若衆口一詞，據爲定論。乃曾幾何時，全路險且巨之大工，人所聞而驚懼者，卒能履險如夷，尅期告厥，以有今日之盛會。

然則此路一成，非徒增吾華工程師莫大之名譽，而後此之從事工程者，亦得以益堅其自信力，而勇於圖成。則吾國將來自辦之鐵路，枝幹縱橫，所繼興而未有艾者，必皆以京張爲之嚆矢，此甚非細事！」

詹天佑留美十年，足跡遍大江南北以至關內關外，所見過的場面應不在任何人之下，然而，他却拙於辭令，最怕在公共場合演說。京張鐵路通車盛典，徐世昌對他大爲讚揚以後，照例應該由他致答詞。可是，在數萬人之前發言，却使他爲難之至。所以，事後他曾向他的一位朋友說：「你可知道，我主持京張鐵路，所經過的最困難的一件事是什麼？」

朋友回答他道：「那一定是開鑿全長一〇九一·一八公尺的八達嶺隧道了。」

然而，他却放聲大笑的說：

「不是不是，你弄錯了。那一天舉行通車典禮，叫我當衆致詞，要比開山洞更爲困難啊。」胡適博士就曾說過：「這是詹先生的風趣！」

京張鐵路通車後，詹天佑奉派出任張綏鐵路總工程師，又應四川總督趙爾豐之邀，兼任川漢鐵路總工程師一職。就在這一年上，他又獲得兩項甚高的榮譽。首先是清廷賞給留學專門回國十年以上工作成績優異者十二人，授予工科、文科、法科進士，詹天佑實至名歸，被列爲工科進士第一名，以次的工科進士則爲魏瀚、李維格、鄭清濂、吳仰曾、鄭榮光等，文科進士係嚴復（幾

道)、辜鴻生(鴻銘)、伍光建等。同年十一月，詹天佑又膺選英國土木工程師會正會員(Member,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為中國工程界獲此榮譽的第一人。至於他膺選英國土木工程師會會員(Member, 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s, England.)誠然也是中國工程師中的第一位，不過，那已經是在此十五年前(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的往事了。

從宣統元年到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是詹天佑一生之中最緊張忙碌的一段時期，他身兼京張、張綏兩路總辦兼總工程師、川漢鐵路總工程師、粵漢鐵路總理兼總工程師、滬寧、洛潼兩路工程顧問，常年累月，僕僕風塵於北京、宜昌和廣州之間，因為這三處地方是他的重要工作據點。宣統三年辛亥起義，詹天佑正在廣州，陰曆九月十五廣東宣佈獨立，他領導粵漢鐵路員工，堅守崗位，照常通車，使粵漢路在鼎革時期毫無損失，對於安定人心，恢復秩序，尤其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民國元年，國父返國就任臨時大總統，旋不久即以袁世凱繼，五月，袁世凱任命同盟會老同志譚人鳳為粵漢鐵路督辦，七月任命詹天佑為會辦，在漢口設立總公所。九月六日，國父在訪問北平的行程中，特地抽暇趕赴張家口，視察詹天佑自行設計修建的京張鐵路，對詹天佑的偉大成就，讚美不置。九月九日，國父受任全國鐵路督辦，曾計劃以十年時間，籌款六十億，修築鐵路二十萬里。十一月譚人鳳調任長江巡閱使，袁世凱任命開國元勳黃興督辦漢粵川鐵路事宜，詹天

佑仍任會辦一職。他在廣州組成了中華工程師會，被推選為會長。

### 力爭主權遭忌中毒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月，黃興辭漢粵川鐵路督辦，袁世凱改派岑春煊繼任，七個多月之間，詹天佑換了三位頂頭上司，都是當年的政壇要角，風雲人物。六月，岑春煊又辭職，袁世凱派交通部次長馮元鼎兼任，但是漢粵川鐵路的工程部門，始終都由詹天佑主持，即連路政也是由他負其全責。六月十八日，詹天佑受任交通部技監，不久他到上海，和上海工程界人士顏德慶、漢登青、吳健、徐文洞等會晤，將設於上海的中華工程學會、中華鐵路同人共濟會，跟他一手創辦的中華工程師會加以合併，組織中華工程師學會，擁有會員兩百名左右，以闡揚工程師學術，發展工程事業為宗旨，選舉詹天佑為會長，設會所於漢口。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該會又與設在美國的中國工程學會合而為一，從而創始了相沿及今的中國工程師學會，會章規定會址設於首都所在地。

直到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六月，袁世凱方始簡派詹天佑為漢粵川鐵路督辦，而以周炳蔚為會辦。自此漢粵川鐵路成為詹天佑的主要事業，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美國耶魯大學在詹天佑畢業該校的三十五週年紀念日，特地授他以榮譽碩士(M.A.)學位。十二月，香港大學也授他以榮譽法學博士(L.L.D.)學位。他又成為國人接受香港大學授予榮譽博士的第一人。在詹天佑

的一生之中，他得「第一」的次數委實太多了。可是他一仍謙沖自抑，崇法務實，民國五年他五十六歲，還曾寫了一篇「敬告青年工學家」，諄諄告誡青年學人：

「精研學問以資發明，崇高道德而高人格，循序以進，毋越範圍，籌劃須詳，臨事以慎。」

這真可以作為所有工程師的座右銘。

漢粵川鐵路在國內局勢動盪不安，國外貸款時斷時續中修修停停，直到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九月十六日，主要工程武昌——長沙段方始開始通車，政府特授詹天佑二等寶光嘉禾勳章。當時粵漢全線，南段僅由廣州通到韶州，北段則從武昌通往長沙，啣接湘路公司所展築的長沙——株州段，自韶州通向株州的四百五十餘公里，要到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方因借用中英庚款始得繼續興工，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抗戰前夕才全線通車。那時候，詹天佑不但不能及身得見，而且早就墓木已拱了。

詹天佑之死，時至今日還是一個謎，據「清史列傳」所載，他是因為奉派參加協約國西伯利亞鐵路監管會，據理力爭國家權益，以此遭忌而被下毒得病而逝，茲摘其原文如次：

「……八年二月，諸協約國以俄亂未已，有共同管理俄國鐵路之議，會於海參崴，哈爾濱。惟俄路多連中國境，國權所繫，必起與爭衡。天佑遂受任為技術代表，長驅與會。時北地苦寒，冰雪載道，晝日澆事，夜燭治文書，審議案，務一求其要領。各國初以吾國易與，欲屏參預權。天佑據理力爭，獲中東路華工程師駐足地。」



卒以此遭忌，中毒，病勢漸不支，請假返。四月二十日，至漢口，入仁濟醫院，又四日，卒。年僅五十九，中外咸痛惜之。」

揆諸徐世昌所撰的詹天佑碑記，亦謂：「……而君遽以民國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歿於漢上，年五十九。」

其中「遽」字頗有蹊蹺，而且全文之中並未提及一個「病」字，使人覺得詹天佑死得有點不明不白。

### 命則有終名則不磨

此外，則「詹天佑先生年譜」作者，民國二十二年出任粵漢鐵路局長，終於完成詹天佑未竟之業，築成粵漢鐵路韶州——株州段的凌鴻勳先生，在所著「詹天佑先生年譜」中記述海參崴七國監督會始末，和詹氏之死說：

「先是，民國六年，正當歐戰之際，俄國發生革命，數月後又推翻新政府，成立所謂蘇維埃。中東鐵路係我與俄合辦，至是以俄方失却重心，於是我方派吉林省長郭宗熙兼中東鐵路督辦，出而維持，乘時收回護路警權。並於七年八月廿四日發表海參崴出兵宣言，與聯合各國取一致行動。惟事前俄政府為整頓路務，聘用以John F. Stevens 為首之美國工程顧問團，已沿西伯利亞東來，其到中東鐵路哈爾濱一帶者人數日多。日本則由南滿源源向中東增兵，以謀伸其勢力於北滿，對美國人員東來深以為忌。美國則欲得亞俄鐵路實權，以牽制日人勢力，美日爭競甚形尖銳。至是由美提議，並在八年一月間在東京與日本

取得協議，由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之六個國家（中美英法日意）加入俄國，組織監管西伯利亞鐵路委員會，包括阿穆爾及烏蘇里等鐵路，而以將來軍事運輸方便為詞，將在我境內之中東路一段納入監管之列。我國初以中東路線在我國境內，原係與俄人合作之一運輸事業。今俄政局變亂，我對該路局設有督辦，應負督管全責，反對共同監管。終以國際形勢複雜，深恐獨力不能以拒日方之實力。兩害祇可取其輕，幾經交涉，始於本年二月二十日承認共同監管鐵路辦法，派駐俄劉公使鏡人為我監管委員。委員會下設技術部與軍事運輸部。技術部即由美人John F. Stevens 為部長，處理該區域之鐵路技術及經營事務。政府以事關重要，且有國際關係，須派有聲望之大員參加。以其時粵漢鐵路工程一時尚難急進，遂派先生赴海參崴，為技術部中國委員，並聲明其位置權責與該部部長相等，以便照合同商承東路督辦實行監察。其時先生已積勞致疾，屢辭不願行，而當局仍挽先生任其艱鉅。先生不獲已，遂於二月二十七日離京赴海參崴。至是先生更預鐵路之國際事務。

「三月五日，七國監督會在海參崴成立，技術部亦於同日成立，舉行首次會議。先生在技術部與各國代表多所折衝，會議頻繁，三月一個月開會十餘次之多，又被推考察車務，於隆冬往來海參崴、哈爾濱等地，工作過勞，先已得痢疾。加以氣候嚴寒，飲食不調，病勢漸形嚴重。四月十五日離哈爾濱，回漢口醫理。二十日到漢口，即入仁濟醫院，二十四日先生在仁濟醫院逝世。

如所週知，痢疾（Dysentery）是一種傳染病，分作兩類，其一曰細菌性，流行於夏秋，因而謂之為流行性赤痢，被傳染者多為兒童。其二曰變形蟲赤痢病，祇流行於熱帶地方，所以又名之為熱帶赤痢。據凌鴻勳先生所記，詹天佑係在隆冬季節，氣候嚴寒的時候「先已得痢疾」，可見他這次患病可能很有問題。凌鴻勳先生曾在「詹天佑先生年譜」編後一文中指出：「先生任鐵路主管凡十有餘年，而生活異常簡單。當其在漢口任川粵漢鐵路督辦時，每常因公至京，輒寄居於工程師學會宿舍，而不住於豪華飯店，此祇其一端。」像這樣一位自奉儉約，樸實無華的大工程師詹天佑，居然也會因為得了痢疾而後又「飲食不調，病勢漸形嚴重」，委實令人不可思議。

詹天佑之逝，中外震悼，政府頒令褒揚，給治喪費銀二千元，派專人致祭，生平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徐世昌為他立碑勒石，有「命則有終，名則不磨，勒詞貞石，永鎮山河」之句，詹天佑已是名揚青史，永垂不朽的人物了。



贈與中外雜誌讀者的親戚、朋友、同學、試閱。請附郵票拾伍元，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由本社代寄本雜誌第十四卷第一期再版本一冊。